

呼伦贝尔史料丛书



布里亚特蒙古简史

宝敦古德·阿毕德 著

边长顺 徐占江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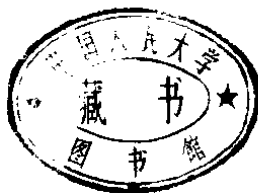
呼伦贝尔盟历史研究会

呼伦贝尔史料丛书之一

布里亚特蒙古简史

宝敦古德·阿毕德 著

边长顺 徐占江 译



呼伦贝尔盟历史研究会

1985 · 1

本套丛书顾问 纳古单夫(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蒙古史研究所)

本套丛书主编 徐占江

编委 边长顺 麻然信 李庆杰 刘伟立

何天峰 徐文华 常海 马祥峰

本书责任编辑 徐文华

本书责任校对 林滋松



11.312-212/11

1202573

RD25/18



致

读

者

历史悠久的呼伦贝尔“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是一个富有诱惑力的地方。因为这里在悠久的历史时期中，一直是游牧民族生活和活动的历史舞台，而这些游牧民族的历史活动又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些活动，在世界史上也不能没有他们的篇章。然而，这个历史学宝库，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打开……”翦伯赞教授六十年代初访问呼伦贝尔后写下的这段话，令我们深思，催我们奋起！

呼伦贝尔以她辽阔无边的草原、浩瀚苍茫的林海、纵横交错的河流、星罗棋布的湖泊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多种资源，哺育了北方游牧和狩猎民族的成长。她那古老的胸脯上，是蒙古民族的发源地和最初肇兴的发祥地。很多游牧和狩猎民族都在这个历史摇篮里渡过了各自的青少年时代，为创造中华民族古老的文明做出了不朽的贡献。至近代，外寇入侵，人民反抗，各族人民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气壮山河的英雄诗篇。朝代更替，历尽沧桑。呼伦贝尔，无愧于“历史学宝库”这个称号。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呼伦贝尔至今还没有一部完整的历史，有的只是一些零星的记载。今天，这副重担已经历史地落到了我们这一代人的肩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为我们研究呼伦贝尔的历史创造了极好的条件，使我们能够在党的领导下，迈进呼伦贝尔这个“历史学宝库”的大门，寻珍觅宝。



我们编辑的这套《呼伦贝尔史料丛书》，就是把已经绝版或较为稀少的有关呼伦贝尔历史方面的蒙、满、汉文和俄、日文的历史典籍或资料蒐集编印成册印发，为抢救呼伦贝尔民族文化遗产，为编写呼伦贝尔盟地方史志，为有志于研究呼伦贝尔历史的有识之士，为希望了解呼伦贝尔历史的人们提供有价值的资料，为促进呼伦贝尔历史的研究，贡献我们的绵薄之力。恳请社会各界人士大力支持我们的工作！

呼伦贝尔盟历史研究会

一九八五年一月

校 订 琐 语

我怀着浓厚的兴趣阅读了宝敦古德·阿毕德同志编写的《布里亚特蒙古简史》草稿。

阿毕德同志虽不是专门研究蒙古历史的学者，但他充分发挥了自己具有蒙、汉、俄、日语方面的较深的知识这一有利条件，收集、研究有关材料，经过长时期准备，费尽了心力，写出了《简史》这一本书。

我受同志们的委托，对此书进行了认真的校订。但由于本人蒙古史方面知识不足，未能提出有价值的意见，亦未做较大的改动。我认为此书较仔细、具体地论证了蒙古族历史的某些方面，特别是布里亚特蒙古历史的主要方面。所以，此书不仅可供蒙古历史研究人员作参考，对于后人也是很有价值的资料。

华赛·都嘎尔扎布

前 言

在编写此书过程中，我曾试图把布里亚特蒙古人从远古时代到现在的历史全过程概括进来。根据历史记载，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落以前，布里亚特蒙古人生活在贝加尔湖附近的巴尔虎金河、浩里与胡图里草原等地。作为伯特国（部落）的主要成员的伊里利德、宝拉嘎德（猎貂人）、浩仍汗诸姓便是布里亚特人的最初成份。历史上曾根据他们生产活动中的最根本特征，将他们称之为宝拉嘎沁（猎貂人）、贺日本沁（猎松鼠人）等。

布里亚特历史记载该民族形成时总是从孛日帖乔浑统治伯特国（部落）时期记起，记载着“居住贝加尔湖附近的伯特部落之民推举孛日帖乔浑做诺颜，生活在注入贝加尔湖的巴尔虎金河两岸”等。可是，有些史书便称蒙古民族及布里亚特蒙古人的祖先，甚至成吉思汗的祖先是印度人，这是有意歪曲篡改历史事实的行为。

成吉思汗作为把一个居住分散的，互相虏掠、混战不休的蒙古各部统一为强大的蒙古帝国的人，被广大蒙古族人民崇敬爱戴、奉为神明、世代相传，这是应当的。到了清代，在蒙古地区传播佛教的活动受政治方面的需要和驱使而大力开展起来时，原先信奉萨满教的蒙古民众却不愿接受佛教这一新传入的异国宗教。于是，佛教传播者和他的后台也就发现，把成吉思汗说成印度人释迦牟尼的同宗同族是引诱蒙古

人信仰佛教的好办法，从而有意篡改了历史事实。

有些人，特别是一些外国人，把孛日帖乔津说成原野上的一只恶狼，把他的妻子高娃莫日勒说成一头母鹿，从而得出了一个荒唐绝顶的结论“蒙古人的祖先是野狼和母鹿所生”。这可能是因为那些外国人不了解蒙古人的习惯而造成的。所以他们一见到乔津（狼）这个字眼便马上认定那是原野上的那种凶恶的野兽，把莫日勒（土耳其语中译为母鹿）也理解成为山林原野中的真母鹿，犯下了主观主义的错误。

其实，蒙古人给孩子取名为狼、狗、公牛、公羊的习惯至今尚存，且比比皆是。在这方面，内蒙古社会科学院道润梯布同志在他的《蒙古秘史注释》一书中解释孛日帖乔津与高娃莫日勒时，曾有力地批驳了“蒙古人的祖先是野狼和母鹿所生”的谬论。他说：“孛日帖乔津和高娃莫日勒都是人名”，并举了一个十分恰当的例子：“汉名‘范文虎’，‘虎’不是真老虎，‘岩井万龟’的‘龟’不是乌龟，‘毛闹海’也不是狗，它们都只是人名而已。”“把人名的字义当成那个客观实体的作法是普通常识所不容许的。”还有人解释说：“蒙古人的祖先是狼和鹿所生”的说法是一种神话。不对！孛日帖乔津和高娃莫日勒是历史上真实的人，而不是什么神话中的人物。但是，如果要问有没有关于布里亚特蒙古人形成过程的神话？那是有的。其大意为：很早以前，名叫巴尔虎代巴特尔的一位猜人在贝加尔湖边打猎，忽见七位绝色少女在清澈的湖水中嬉戏。巴尔虎代隐藏着身子向前接近，发现少女们的衣裳放在湖岸一块石头上。巴尔虎代悄悄拿起最西边的一身衣服藏起来，并从远处观望。少女们洗完澡出来，穿上衣服，立刻变成雪白的天鹅，飞进了蓝天。

而最小的那位少女却因丢了衣服，变不了天鹅，哭着留在了湖边。巴尔虎代把那少女带回家里做了妻子。巴尔虎代放牧、打猎，妻子操持家务，日子过的十分美满，转眼过了几十年，他（她）俩一共生了十一个男孩。在这期间，妻子几次提出要穿被藏起来的衣服，巴尔虎代怕她飞走，一直没有同意。后来有一天妻子娇愁满面地说：“我俩已经生活了这么多年，生了这么多孩子，你可还是信不过我，不还我的衣服，你的心也太狠了。你想想，我扔下这些孩子上哪儿去呢？最起码，让我看看那件衣服总还是可以的吧？”巴尔虎代一想，妻子说的也对。我俩已经生活了这么些年，生下这么多孩子，还从来没有红过脸，把那件衣服给了她，又有什么呢？于是，他就把藏了多年的衣服拿出来交给了妻子。妻子穿上衣服，立刻变成天鹅，从蒙古包的天窗飞了出去，在自己家的上空向顺时针方向飞了三周，发出悲凉的咕嘎声，飞进了蓝天。巴尔虎代和孩子们手捧洁白的鲜牛奶向天空泼撒着……。

由于这个传说的缘故，巴尔虎人和布里亚特人过去有见到天鹅从蒙古包顶飞过就向它泼撒鲜奶子的习惯。古代布里亚特萨满跳神时的唱词中也有“天鹅的后代，白桦树拴马杆的人”这句话，看来和这个神话有关。

那么，吉日帖乔淖是什么人呢？他是当时伯特部落的头领，一位著名的英雄。

假如“吉日帖乔淖是神话故事中的狼”的说法能够成立的话，那么在蒙古人或布里亚特蒙古人间留传的成千上万的神话故事中也应该有类似天鹅是他们祖先那样传说的。但事实上，他们中间不仅没留下狼做好事的传说，狼在蒙古人中

也臭名昭著，人们对它恨之入骨，一遇机会便捕而杀之，绝无手下留情之理的。

帝国主义者出于他们的需要，肆意篡改歪曲历史的先例是很多的。他们出于这种目的，歪曲篡改蒙古历史的例子有：日本人小谷郁全一郎就曾写过“成吉思汗是名叫源经义日本人”的一本书。末松谦澄也大力散布“成吉思汗和源经义是一个人”的谬论。他们这种卑劣的作法不仅遭到了广大蒙古族知识分子的强烈反对，也遭到了日本历史学家们的猛烈抨击。

后来，布里亚特蒙古人加入了成吉思汗的远征军行列，在多年漂泊不定的生活中他们发生了不少变化，甚至被抛在异国他乡。在蒙古地区重新出现封建割据后，中央政权不复存在或名存实亡，封建王公们各自为政，各部之间连年纷争，征战不休。此间，布里亚特人曾一度变成了不属于哪个部族的独立的政治实体，还曾经恢复氏族制度生活了一个时期。

在这本《简史》中，笔者力图写进从古代布里亚特蒙古人的形成到公元十七世纪初沙俄殖民军越过乌拉尔山（即萨日德格山，意为终年积雪的峻峰）占领布里亚特地区以及在清政府统治期间的历史状况；也想阐述俄罗斯人的经济与文化生活对布里亚特人产生的启迪和对布里亚特经济、文化的发展所起的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使苏联各少数民族从沙俄政权野蛮统治下解放出来，在列宁、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共产党带领下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全部历史过程。可惜本人成长在呼伦贝尔草原，对于当时和后来在苏联境内的一些情况知道的太少，因而只好

轻描淡写地提笔带过。

此书后半部分写了一部分布里亚特人于1918年起迁来呼伦贝尔草原，1922年归属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管辖并在锡尼河建立布里亚特旗，后在日本帝国主义法西斯统治下渡过一段殖民地人民的苦难生活，在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世俗与宗教封建势力压榨下如浮云飞蓬，几经搬迁，饱尝了各种艰难困苦，一九四五年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走上社会主义康庄大道的历史。为此，谨向为编写这一段历史提供各方面支持帮助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特别是向提供有关布里亚特历史资料的丹赞老人等长辈们表示诚挚的谢意！向在《简史》编写过程中给予多方面支持、帮助和鼓励的华赛·都嘎尔扎布同志致以衷心的感谢。由于本人历史知识浅薄，孤陋寡闻，书中难免有许多不足之处，望广大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宝敦古德·阿毕德

一九八二年五月五日

目 录

校订琐语

前 言

布里亚特蒙古人的形成·····	(1)
成吉思汗时代的布里亚特蒙古人·····	(5)
蒙古帝国解体后的布里亚特蒙古人·····	(8)
沙俄侵入布里亚特蒙古地区·····	(11)
佛教在布里亚特蒙古地区的传播·····	(17)
布里亚特蒙古人经济形态的变化·····	(21)
布里亚特蒙古人的行政机构·····	(23)
布里亚特蒙古人的经济及其发展·····	(25)
布里亚特蒙古人的文化和教育状况·····	(31)
布里亚特蒙古人的政治运动·····	(35)
锡尼河布里亚特蒙古人的来历·····	(39)
迁居呼伦贝尔的布里亚特蒙古人的行政机构·····	(42)
仁钦道尔吉煽动哄骗部分牧民迁居锡林郭勒事件·····	(47)

布里亚特蒙古人来呼伦贝尔后的情况.....	(49)
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期间的锡尼河	
布里亚特蒙古人.....	(53)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布里亚特蒙古人.....	(57)
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垮台.....	(61)
仁钦道尔吉的反革命叛乱.....	(63)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欣欣向荣的锡尼河	
布里亚特蒙古人.....	(65)
结束语.....	(69)
译后记.....	(72)

布里亚特蒙古人的形成

在古代，贝加尔湖岸边的安格尔河和巴尔虎金河口处的巴尔汗山附近生活着叫作伯特的部落，这个部落的首领名叫李日帖乔潭。那时的蒙古各部在汉民族的史籍文献中被统称为“北狄”。根据当时北方各部落经常侵入中原地区虏掠而被汉人所仇视的历史背景看，他们很可能在拼写伯特一词时出于上述敌视心理，有意选用了“北狄”这两个字眼。也可以认为，布里亚特历史上的“伯特”被人们用汉字拼成了“北狄”二字。伯特部落是蒙古的一个部落，布里亚特蒙古人是伯特部落的主要成员，也是蒙古大家庭的一个组成部分。

公元八十五—一八十七年是北匈奴被鲜卑人打败，其残部加入鲜卑部落联盟的年代。到了公元九十年代，东胡与匈奴已成为鲜卑人的属部。他们同鲜卑部落相融合，改变了鲜卑的原始成份。从那时起，在“鲜卑”这个名词下便包含了匈奴、东胡，鲜卑人在宗族方面已经不再是一个单一纯正的部落了。

这种不同部落间的混杂与融合，此后在蒙古地区也持续不断地进行着。正是这种融合使古蒙古语不断得到丰富，从满语（朱日其德语）、土耳其语、哈木尼干（鄂温克）语中不断吸取新词汇而发展起来。

根据布里亚特史书与民间传说，色楞格河注入安格尔河

的汇合口附近几座山终年烈炎升腾，浓烟滚滚，多年如此。因而这几座山被人们名之为白嘎嘎拉（白音古嘎拉）——意为常久不灭的火。后来有一天，这些山在地震中爆炸而塌陷下去，形成了大湖。所以，人们仍根据此地的原名，将该湖名之为白音嘎拉——贝加尔湖。同时，安格尔河注入贝加尔湖的一段被称为上安格尔河，从贝加尔湖流出的一段被叫做下安格尔河。据传，布里亚特蒙古人从远古以来就生活在贝加尔湖附近，曾遭遇过那场山崩地陷、大地汪洋的特大灾难。因此，布里亚特人中至今流传着“家乡变成了大海”^①这句话。

关于布里亚特人的历史，早在十二世纪的《蒙古秘史》中就有记载。在当时的蒙古各部落中有个叫浩里土默特（即浩里布里亚特）的部落。十二至十三世纪，布里亚特人生活在贝加尔湖附近。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时，布里亚特人也无例外地被统一到蒙古帝国中，这在《蒙古秘史》中有着明确的记载。因此，谁也无法把布里亚特的形成同蒙古人分开，布里亚特人是蒙古各部中的一员，这是非常明确的。布里亚特蒙古人自古以来就讲蒙古语，《蒙古秘史》中的不少词汇至今被保留在布里亚特口语中。

在宗教信仰方面，布里亚特人自古以来信仰萨满教。在布里亚特萨满的唱词中有着许多从贝加尔湖岸边的维浑、巴尔汗到呼伦贝尔的达赉湖、达干德勒山（今新巴尔虎左旗伊和乌拉山）等山山水水的名字。如，维浑的头人们在跳萨满时也唱“达赉湖是我的褥子，达干德勒山是我的椅子”。这些

^①见好毕图·西日布宁等著《布里亚特史》，一八八七年。

唱词证明，这一辽阔的土地在从属关系上是属于同一个主人的。同时，这些唱词还说明，萨满的唱词是同那个民族的文化、生活、历史状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当时的布里亚特人主要是从事畜牧业，饲养马、牛、绵羊、山羊，住蒙古包，也从事一些捕鱼、狩猎等辅助性生产，但牧业收入是他们生活的主要保证。

据《蒙古秘史》（一二四〇年写成）记载，在蒙古各部中排列着浩里土默特（浩里布里亚特）人和巴尔虎金（巴尔虎）人。十二世纪的布里亚特人被记载为宝拉嘎德（宝拉嘎沁——猎貂人），伊黑利德、贺日木沁（猎松鼠人）、浩里汗（浩里人）部落联盟。也就是说，这个在十二到十三世纪居住于贝加尔湖附近的部落联盟有着浩里土默特（浩里布里亚特）、巴尔虎金（巴尔虎）、伊黑利德、宝拉嘎德、贺日木沁等成员，由他们组成了布里亚特人的主体。

苏联的费·阿·库德列斯夫和格·讷·卢门斯夫在论述布里亚特人的形成过程时引用汉籍文献说：“浩里汗人很早以前就在贝加尔湖附近过着游牧生活。他们同后迁来的蒙古人融合起来，成为布里亚特蒙古人的基础。但是，浩里汗人并不是贝加尔湖附近的唯一居民。在安格尔河流域的森林中还有乌根（鄂温克？）人的祖先同浩里汗人为邻。”在布里亚特蒙古人联盟中先有浩里土默特——也就是说在浩里布里亚特人的祖先中有浩里土默特（布里亚特）人和巴尔虎代（巴尔虎金）人，后来增加了贺日木沁和宝拉嘎沁。

这个部落联盟，在古代历史上被称为伯特国。伊湛纳西所著呼和苏都尔（青史）将“伯特”一词解释为“我们的”、“伯特国”便是“我们的国家”。好毕图·西日布宁布所著

《布里亚特史》说，古代的贝加尔湖附近住着一位名叫巴尔虎巴特尔的人，他生了布里亚特、浩里太两个儿子。后来，布里亚特去贝加尔湖北岸的和鲁古河、朱勒格（列拿）河附近以狩猎与捕鱼为生，生了两个儿子。两个儿子的后代发展成阿布吉、卢忠、乔津等伊黑利德八姓和阿拉今、浩日木吉、阿西巴古德等宝拉嘎德七姓之民。这些布里亚特人繁殖起来（也包括从外地迁进的异族人），散向巴尔虎金和胡图里草原、色楞格河两岸，以伊黑利德八姓与宝拉嘎德七姓之民著称于世。

留在贝加尔湖南岸故土上的浩里太的发妻西日勒代生子五人，名曰：嘎拉朱德、华赛、浩布吐德、西来德、古奇德。浩里太第二个妻子那嘎达生子六人，名曰哈日嘎纳、胡代、宝敦古德、巴达奈、哈拉宾（海旦）、查岗古德（齐里努德）。以上十一个儿子的后代发展成浩里十一姓，归属于蒙古汗们的统治，游牧于从贝加尔湖南岸到阿穆尔（黑龙江）河的广阔地域里。

以上是直至公元十二世纪的布里亚特人的基本情况。